

湧幢小品
(下)

明 清 筆 記叢刊

湧 檻 小 品

下

[明] 朱國禎著

中 華 書 局

湧幢小品卷之十七

【羅先生】念菴先生。年六十。門人欲爲壽。以書辭之曰。今世風俗。凡男婦稍有可資。逢四十謂之滿十。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。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。某將滿十。不可無儀也。則又釀金以爲之壽。至乞言於名家。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。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。而其名益張。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。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。夫滿十而不容無言。交游親友知之矣。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。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。幸滿六十。回思先人怀抱維持之艱。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。不意遽至於今。至於今年且六十。不可謂非壽矣。而先人所以望之子。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。反之絲毫無有也。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。惟洪先爲最。以悲傷負罪之人。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。是非忘哀而爲樂乎。自洪先有知以來。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也。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。平日不敢自爲樂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。非君子所取也。非君子所取者。君子所不行。惟執事亮之。且古者。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。尊其行也。故養之以乞言。又其老也。則憲老而不敢乞言。懼其勞也。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。未嘗以言侈大之也。不敢少增其勞。未嘗以飲食煩之也。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。概以古昔。其不敢又若此。是以先期力疾以辭。不然。將

掃迹一樓。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。惟執事亮之。

念菴之高祖曰慶同。號善菴。以孤子出繼。承家難之後。卓能自立。有奇行厚德。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。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。過一菴中。接流尸葬之。生子名洪先。號念菴。考其尊公諱循。字遵善。號□□。弘治己未進士、刑部主事、副使。歸隱不出。未嘗爲知州。

遵善公當會試時。身故貧。一日亡其囊中罽褐。同舍唐鵬內不自安。物色其人。給訪得之。比入座。唐故戲探其囊。出褐示曰。是不類君家物耶。羅目逆曰。汝毋戲言。唐又持褐相辨。則趣出向其人曰。唐諱語也。唐歸。怒曰。君失褐不取。何也。曰。吾失褐。不甚損。彼張惡名。尙得爲士人乎。唐始遜謝不及。譬如白河泛商。舟泊襄陽。旅舍有來奔者。佯若不諭意。促之出曰。此非子宜留也。其人吐實。則忿怒脫走。出棧道郵亭。亭長告曰。惡地不可留也。時已昏黑。不得已居之。夜半戶開。月色中美女婷婷。來坐榻上。意其奔也。不之笞。遂熟寢。少頃。從者作魘語。起問之。已爲鬼物所侵。返視戶。戶固局也。明日以告亭長。亭長曰。此妖殺人多矣。而莫能動公。公福德未可量也。

【唐先生】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。敝甚。不蔽風雨。中僅五尺。僵瘦而坐。凡三四年自如。一日泊陳波舖。家人取路傍碎磚。舖人出噪曰。此官牆磚。安得盜之。糾衆爲難。中有識先生者。

乃得免。後以病就醫無錫。友人見船敝。以小樓船易之。至耦塘。遇豪僕舟。舟牽墮其尾篷。僕怒甚。扶牽夫。以磚石擊先生舟。先生自出遜謝。以名帖投之。皆不省。痛扶且罵而去。先生因作知命說。謂航者。吾分也。樓船。非吾分也。據其分。航可免侮。非其分。樓船不免。據其分。三四年可。不則一日固不可。有味哉此言。可以深思自省矣。

陳后岡東。沒後。貧甚。有賄金數百兩。先生收之爲經營。而歲歸之息。又以田租時周其乏。其子漸能讀書。言於督學雷古和。進之學宮。噫。只此一節。先生之過人遠矣。

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。鄉賢之祀。關閩巷萬口公論。關國家彰瘅大典。非勢位可得而干。非子孫可得而私。若可以勢位干。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。當太牢於三桓。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、削迹之人矣。若子孫可得而私。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。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。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。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、吳札之上矣。故曰。稱天以誅之。稱天以謚之。此臣子事其君親。如事天之心。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。此之謂古道也。僕不能自謀。而能爲人謀乎。草草亮之。

鄉賢一說。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鋪釀之徒共成之。絕無足爲重輕。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。所祀非類。恥其父與之同列。一日入城拜宮牆。奉其主以歸。此仁人孝子事

親如天之心。亦事死如生之心也。鄉黨自好者。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。死而魂氣有知。何獨不然乎。既作答學中書。因漫記其說於後。

萬文恭語王文肅云。吾師唐荊川。刻身練名節。習於世故。實萬倍不敏。乃師用才高。不能無見鋒鏗。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。嘿而圖寡過已爾。此語最公道。然爲文恭易。爲荊川難。

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。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。先生自以學達天人。才兼文武。又前輩也。出山任事。目中已無司馬。司馬自以名位已重。主眷甚隆。又世家也。乘時立業。視先生爲下僚老儒。其不相得固宜。及司馬受禍。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。歸怨先生。然世廟實以邊倣懷怒。托此爲詞。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於朝。何者。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。力所不能支也。

【吳先生】先生諱昂。字德翼。海鹽人。六歲而孤。性端穎。嗜書。聞海甯祝先生萃者。履方篤行。以員外郎予告。家居教授。往從之學。四方學者多從之。公短褐草鞋。從一老蒼頭。負書走數十百里。及其門。就江濱濯足。更儒衣冠以進。謁者以告。祝先生大驚曰。此非可以常人目也。旣見。拜而請曰。昂。魯人。竊慕先生。不敢請。願受高足弟子學。先生曰。生來晚。書舍盡滿。無所置生。唯室旁一牛棚。幸無牛。生甯得居乎。公曰。唯。唯。無不可。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。令人掃

除塗塾。使可居。公遂解衣。雜塗人共作。不日就舍。時祝先生持教最嚴。常映戶以察羣弟子。公在羣弟子中最苦。外被一敝袍。而衷一敗絮襖。又時時見老蒼頭寒。則解而更相衣。甚或周走於室中。跳踊以敵寒威。而日夜誦不輟。其精悍深造。蓋紈綺羣弟子所不及也。歲暮。辭祝先生歸。怏怏有赧色。先生曰。吳生去不來矣。彼僅謂束肺不備也。小禮不大妨。執是中止。而令業不得成耳。乃齎米二石。布二匹。遺贈吳生爲歲計事。且要明年當復來。公曰。吾事先生。如此其淺鮮耳。先生爲是者。徒心贊昂也。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。異日者悔何從乎。除夕。家庭啐酒爆竹事已。即徒步詣祝先生。比明。祝氏諸族人。少長濟濟。拜元旦慶。而吳生儼然在列。祝先生大駭曰。而安得至乎。公曰。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。士感知己。可奈何。由是憤厲激發。日鍛心鉛槧。學大成。後舉進士。官福建右布政。歸。混迹農漁。意甚適。人或侮之。亦不較。一日駕祚舡入郡城。會郡中兩措大南行。觸其舟。兩措大怒。邀公葺。蓋公素貌侵。又眇其一目。布衣毡帽。局促舟中。舟中又無繁華供具。逆揣其爲農莊人。欲道辱之。公曰。二少年秀士耶。老農悞觸舟。不足辱。藉令舟壞。當代爲葺。但老農囊無錢。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。當貸以供費。如其言往。湯別駕一見曰。呀。公玄遁久矣。何以至此。因顧兩生曰。此海鹽吳老先生。君知之乎。兩生微有慚色。坐定。公具以告。別駕曰。泛舟於河。兩相觸。即兩不相慎也。偏責公不可。如知公先達。渠又甯敢責乎。公曰。兩君

子初不勝憇。幸寬之至此。又敢祈宥。請以白金二錢。爲榜人油麻之費。於是兩生憮然汗下。惶遽告退。公愈益恭。必欲致其金而去。明日。兩生扶服謝過不已。公慰遣之。祝先生死。吳公奔赴喪次。寢苦枕塊。撻踊號哭。如子於父。人尤多之。

【沈鏡宇先生】先生雖出鼎族。而清約簡素。無異寒士。官禮部。高中玄爲尙書。大作氣勢。以事詰某主事甚厲。先生遣一吏白曰。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。高颿然。立延入謝過。久次丞光祿。告歸。入京俟補。張太嶽在事。見謁刺。曰。何處有沈光祿。僅與尙寶。尋晉卿南中。見時態日異。告歸不出。

方在告。予正館其叔氏家。每考試入城。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。可二里許。幅巾舊衣履。遇者不知其京卿也。嘗乘小舟過昇山。一人挽縛。一人把楫。遇農船縛罌。不能去。自頂席扉揭之。適與予舟相值。拱手一笑而已。

先生父巽州翁。醇誠正直。號稱宿儒。余備館賓。相見必談舊人、舊規、舊事。余間能酬答。則大喜。謂諸子曰。這先生儘可與談。比余通籍。見一貴人用此法。亦借此以諷。貴人笑曰。安用及此。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。可不慎與。

翁既宿儒。試多居首。獨阨於秋闈。嘉靖戊午。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。翁舉古製冠名實之。學勤

者晚而不遇。每坐此病。蓋胸書卷物而不化也。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。翁閱甚怒。至欲與杖。其館賓進曰。案發而殿。未晚也。乃得止。比發。則翁居劣等。先生名在第三。意不自得。棄去。時去貢期甚近。亦不顧也。鏡宇卽是年中式。次年成進士。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。

翁穎敏絕人。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。一覽。暗誦。不差一字。歿時年八十餘。三子三孫。皆貴。又三十年。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。古質宏雅。兼理學經濟有之。余得爲序。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。

【許敬菴先生】余非知學者。亦非能講者。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。且朴起功名之會。恬愉得喪之塗。因往見之。和氣藹然。令人心服。遂禮爲師。先生密囑曰。我湖翰林甚多。德業未見光顯。子勉之。余聞汗下。由今思之。負愧多矣。

師嘗深闢輪迴之說。余曰。刑罰所不加者多矣。卽無此事。猶當設出微戒人。況實有而闢之。則其說益長矣。師欣然笑曰。此等議論儘好。然不可以訓。

一日與師坐舟中。談升沈事。余率爾問曰。先生以銓部轉僉事。聞報時。意下如何。曰。也有兩日不自在。徐曰。若在今日則否。余曰。先生前句是真話。卽是聖賢話。後句倒多了。臣子之於西南北。惟其所使。余往時自翰林出爲郡守。且戎馬之鄉。而心中略無不自在處。此處頗覺勝人。同坐者相顧愕然。師顏色自如。曰。正是學問相長處。

一日會講峴山寺。請吳養晦先生爲主。先生。師之鄉同年也。年老而貧。日午未至。師候之。出入寺門數次。立隄上遠望。見小舟必問其僕曰。是否。久之傍惶曰。吳兄在舟中。冷矣。餓矣。既至。親下隄扶掖。懼甚。問途中安否。禮置上座。極恭。時列坐者甚衆。或言妖書事。語侵郭宗伯。幾至攘臂相競。師厲聲曰。不必譚。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。語次。一座帖然。因此益服師之才情。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。

李見羅出獄戍閩。道上仍督府威儀。旣至福州城外。師出見。勞問垂涕。頃之。正色曰。蒙聖恩得出。猶是罪人。當貶損思過。奈何一路震耀。此豈待罪之體。見羅艴然曰。迂闊。而師氣色益和。丁敬字改亨。先生。令句容。清勤愛民如子。入觀。當留爲御史。故張太嶽門生也。謁見朝房。張亦素聞其名。問句容後事如何。對曰。得復任五年。方可盡行其志。張厲聲曰。迂闊。夫復任一節。誠不可行。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。所當獎重。而許師之言。乃人臣正理正法。皆不免迂闊之誚。何耶。

敬宇在南中。勤於事。與余最相得。每顧而歎曰。早用十年。幹許多勾當。今老且憊矣。唐張嘉貞曰。昔馬周起徒步。謁人主。血氣方壯。太宗用之。能盡其才。甫五十而沒。向使用少晚。則無及。陛下不以臣不肖。必用之。要及其時。後衰無能爲也。且百年壽誰爲至者。此言出於人臣爲干

進。用人者於此細思。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。

【錢澹菴先生】先生剛直孤介。深於理學。尤長經濟。晚年登第。僅以武選郎罷歸。蓋同官某構於大司馬楊虞坡。楊信而逐之也。家居坦然。勤於農事。至親操畚鍤。諸子皆有文章。丙子年長君負□□時名。三試皆第一。俄暴疾卒。先生年六十八矣。瞠視不能言動。亦不思飲食。如木偶然。惟目睛尚動。氣休休出入而已。幼子士完新入學。應遺才試。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。比放榜。士完中式報至。先生躍起。焚香拜謝。平復如初。又二十年乃沒。士完卽吾友繼修。今爲山東制府。縝密清和。蓋世其家學者也。

先生少貧。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。以從女歸焉。生三子。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。女童杜氏遞茶。歸謂茅曰。杜女脣紅。生子必貴。遂請于陸納之。果育繼修。茅愛而乳之。愈於所生。爲聘沈巽洲先生之女。先生甚重其婿。女亦賢孝。相敬如賓。可見貴人出世。際遇不凡。茅夫人三子。或夭或貧。繼修極力拯之。不使失所。茅真賢婦人。終亦食報。而兩先生具隻眼。得子得婿。俱非偶然者矣。

先生學問識力。極見推於許敬菴。先生歿。而許先生誌之最詳。末云。論學確爲孔門嫡派。而陶鎔變化。力亦有所未全。故或剛而近於激。或大而失於疎。或處家庭鄉黨。有偏蔽不該洽之處。

先輩秉筆公直如此。許先生固不可及。而錢先生之賢益顯。今之諛墓者。豈非無善可稱。故無病可見。一概以游詞塞責與。

先生試於督學林公。當受餼。同試生邵鉄以廩居劣等。先生正補其缺。抗言於林。謂邵生文劣行優。宜餼如故。林色動。允之。

【李臨川、沈繼山二先生】沈先生伉直。不爲人所附。僑居湖城。余亦畏之。不敢見。李先生同年也。一日。與余會慈感寺中。謂余此有意思人。既在湖。不可不見。余卽隨往。言次頗合。兩先生有山水譙集。必拉余入會。沈先生莊雅修飾。頗學晉人風流。語雜詼諧。李先生嚴重渾樸。好負手獨行。而於風致亦不減沈。嘗遙指私謂余曰。這老子。只可管錢穀。做布政。李回首嘻曰。莫說你定不能。又一日。背指曰。這老者面冷鬚張。乃近婦人納妾。妾見此嘴臉。如何喜他。李迴頭厲聲曰。他偏肯喜你。沈拍手大笑。比沈先生七十。共遊麟湖沈氏園亭。席中譚及名妓薛五。李津津色喜。沈愈謔愈喜。竟席極懽。此一段景象。令人追思。何能已已。

己酉十一月。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。舟曉行。將至東門。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。食器有碎者。官舟去。馬舟適值李先生舟。牽之求償。泊於岸。余舟亦相並。先生呼余同坐。見碎器陳於舟側。亦不爲意。俄沈使至。下舟盡踢碎者於水。馬之舟人奉主命擒去捶之。納於鷁首中。

孝廉二人。怒目斷斷。若不可解。先生呼曰。本官舟所觸。我舟無與。我是李某。以名帖投之。亦不省。俄沈使至者漸多。沈先生亦至。乃出其人還之。默默移舟去。沈先生止自讓其僕。不以為意也。

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。竟日夕不倦。次早過余舟催行。從容問曰。外間謂我何如。余曰。謂公口太狠。好罵人。先生憮然曰。信有之。是我本色。我亦自知其非。然不可改也。余問故。因慷慨曰。人要做成一片段。若剝方爲圓。斂噪而默。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尙書。尙書甯不做。此片段不可改也。後入朝。與孫太宰大競。孫一日過之。好言請曰。願與解開。正色曰。公解可。我解決不可。竟被攻而去。此亦前舟中之意也。余旣重其義。又感其情。廉頑立懦。自是有數人物。而議謐猶未之及。毋亦見其貌未得其情。泥於同而未稽於獨與。

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。蕭公廩方爲御史。有名。過之。先生來謁。未卽見。先生曰。柱史至縣界。則令爲主。公爲客。令來謁。則公爲主。我爲客。不得遲遲。蕭頗慍曰。偏只知縣多口。旣見。色甚厲。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。曾曰。此賢令。未可輕議。蕭後再過。李再見。深引過謝之。前輩風度如此。

李先生有口號云。朝裏有官做不了。世間有利取不了。架上有書讀不了。閒是閒非爭不了。

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。此語極有省悟處。唐子畏一世歌云。世上錢多賺不了。朝裏官多做不了。卽此意也。得李先生而始詳。

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。李先生獨否。頗好吟咏。亦儘有致。家貧。止一敝舟出入。或勸易之。不應。所雇乳母。適其夫至。留宿有娠。大恚曰。吾何面目見主翁。縊死舟中。先生憐而葬之。并棄其舟。一日。借它舟過余。頗華壯。余目之良久。先生笑曰。我已添得此舟矣。余曰。不然。必定有說。坐定吐實。爲泫然久之。所云仁心爲質者。於李先生見之。

【丁石臺、吳平山二先生】丁先生狷介方正。素師事黃博士晴川。榜登鄉書。下第歸。復延晴川於家。事之如舊。晴川繩趨尺步。動以禮法督諸生。呼必稱名。稍不如意。長跪呵責。未嘗以孝廉假借。先生尤斤斤率先。博士自南徐歸。貧甚。廩之終身。沒則贍其妻。先生旣卒。子元薦緣其志。周給至今。且二十三年不少怠。吳先生敦樸。自孝廉時。出則授徒。歸則力耕。置田百畝。下潦每澆於水。丁先生有祖業頗饒。辛未同第。時相過從。亦最相契。聞吳貧。周之。不肯受。曰。大丈夫不能自食。乃仰給于人。丁先生惘然自失曰。我乃不知吳公。吳以春秋魁其經。時總裁爲張江陵。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。江陵將引入吏部。會丁丑分試。吳以次得與閱文。最精勤。所取多名士。爲主考蒲州相公所稱。江陵疑之。會居平亦自落落。乃止。後竟得脫黨禍。出守江州。改揚州。

孤子行一意。衆嫉之。坐墨罷歸。家去太倉僅二百里。素以文字義氣相知。歲必一往。餽浪十石。棉百兩。太倉亦喜曰。吳生衣食我也。既罷復往。拒不見。餉亦不受。吳向門再拜慟哭。棄其米、棉而去。然修歲事不廢。凡數年。吳邑邑抱恨殊甚。後余過太倉譚及。百口明其不然。相公喜。謂其子緜山曰。平亟非妄言者。其冬吳復往引見。出不意。跪泣問故。告以實。乃就坐受餉。懽好如初。吳歸。余適遊其園。引入。垂涕曰。非公。誰爲我剖此心者。

【先輩】直道厚道。先後一也。而先輩得之最多。一則氣運醇龐。一則學問博洽。或師傳。或庭訓。其淵源又自有素。彼行之以爲固然。初非分外稀奇事。有談及稱頌者。面卽發赤。且怫然不悅。蓋其意以爲窺我淺。待我薄。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。有此心。故其神常清。其理常直。其氣常壯。歷平陂夷險。略不爲挫折。子孫亦有所承藉。得守其家法。衍其餘慶。人徒見子孫富貴。以爲才且賢。而不知精神命脈。乃祖宗積而培之。非偶然者。噫。不獨因此見人品。抑可以觀世道矣。

【彭澤艤舟記】鄒南皋先生。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。至彭澤。母夫人舟泊大江。相去十餘里。先生坐後舟。泊邑城。取夫。會郡丞署篆他之。邑簿尉相次來謁。先生懼。母舟墊泊。欲亟得夫。辭簿尉不見。渠不無少望去。其夫見而星散。走入山。自卯至午。計無復之。乃持尺牘呼尉至。而厲

詞詰之。須臾。夫集舟行。家童喜。謂不厲詞則不懼。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。先生退而深自慚悔。呼尉至。以好言慰勞之。遺祥刑要覽一冊。然尤悔不能已。因自訟曰。惟桑惟梓。必恭敬止。彭澤吾桑梓地。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。生平以理性爲主。茲詞暴氣粗。恐不可令知者見。且不過謂尉可欺耳。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。束帶以去。遂爲世戮。人怒可輕視哉。或曰。聖賢處此何居。曰。聖賢甯從容以俟。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。因記之以昭過。謂不如是。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。

【斷維】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。舟至儀真。時兩岸巨舟林集。日且暮。風忽起。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。巨舟人斷其維。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。舟人皆號泣。先生危坐不爲動。久之。復挽他巨舟得維焉。晨起。舟人欲白有司。究斷維者。先生曰。舟幸安矣。不必問也。

【槎捧】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。舟觸石敗。溺漩渦中。衆度不能救。呼號而已。俄一槎衝至足下。捧若盂。空中有神語曰。莫浸殺此。先生得出。整冠大笑曰。洗得清清淨淨。更好。江西講會。莫多於吉安。在郡有青原、白鷺之會。安福有復古、復真、復禮、道東之會。廬陵有宣化、永福、二卿之會。吉水有龍華、玄潭之會。泰和有粹和之會。萬安有雲興之會。永豐有一峯書院之會。又有智度、敬業、諸小會。時時舉行。地多溪澗水。學者每揭裳而濟。一生素滑稽。見漁舟方隨流撒

網。呼曰。鬼頭漁父。網如張蓋手如梭。舟中應聲曰。獸面書生。口若懸河心若漆。衆大駭且怒。拏舟將追之。漁父長嘯放舟。倏忽不見。嘯聲徹林木。隱隱數里不絕。或疑爲仙也。題曰。漁父何遷次。孫登事有無。直從煙水去。已絕洞庭湖。

【修民敬】郭原平。會稽人。以孝義著稱。常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。遇有鬪者。爲吏所錄。衆皆逃散。惟原平獨住。吏執以送縣。縣令新到。未相諳悉。將加嚴罰。原平解衣就罪。義無一言。左右大小咸稽額請救。然後得免。由來不謁官長。自此以後。乃修民敬。余之缺敬於官長久矣。遇事安能免罰。故凜凜自防。不得少越。

【往役】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。欲藻繪。需諸畫史。有侮沈石田先生者。陰入其姓名。出片紙攝之。先生謂攝者曰。無恐老母。第留其所當畫者。旦夕赴事。不敢後。或曰。此賤役。謁貴游可以免。先生曰。義當往役。非辱也。遂潛往訖工。終亦不見曹而還。無何。曹入覲。銓曹問曰。亦知沈先生無恙否。則漫應曰。無恙。已而見相國李西涯。復問曰。君來。沈先生有書乎。則錯愕對曰。有而未至。當附諸從事來耳。時吳少宰匏庵方在詹府。曹倉皇走謁。問。誰爲沈先生者。其人能作何狀。吳乃具語之故。曰。此其人。名重朝端。五侯七貴不足齒也。曹曰。然則奈何。吳曰。僕多其畫。可代之穢而致之。第言沈先生適病。不能爲書耳。曹乃徧謫過吏卒。勅之曰。歸也。必無至郡齋。